

狂瀾叢書第三

我離開十字街頭

培 良 作

上海光華書局印行

1927

PDG

我離開十字街頭

因為偶然的機緣，我跑到上海，而在那兒病了。

我是一個對於醫院沒有好的感情的人。但因為朋友們的好意，我終於跑進了醫院。兩個星期便消鬱在病的寂寞中。

醫生禁止我白天起來，又禁止我看書，於是我便非常疲倦，晚上不能安睡。跟我同房住的一位，他患有激烈的咳嗽同吐血（但是我從醫生知道他的病是由於過度的勞作和外部損傷合成的），不能讓他有一刻的吐眠。所以在晚上，他是不睡著，我們便開始談話。他告訴我，他在三月以前由北京到上海，想發作一點事，但是他的事失敗了，其結果是他得了現在的病。

我的病漸漸好了，而他的却日見沉重。

一天一天地我變得更加喜歡他。每天晚上，當病房裏人靜以後（我們是在的一等病房，所以晚上不會有看護婦之類來擾亂我們的，雖然他的病非常沉重），我便悄悄起來，坐在他的床邊，開始我們輕微而延緩的談話，或者我給他一點點小的幫助。

我知道他是一個反抗者，虛弱的反抗者，他向我

傾訴出他一切的憎惡與忿怒，以及他那吐向一切的
溫攻擊，但是我非常愛他，因為我在他那強有力的憎
恨後面，發現更強有力的愛來。我每每從夜的靜幽
的光亮下，望着他蒼白的面孔，聽他吐出輕微的但是
惡毒的言詞，我好像看見復仇之神站在我面前，從
他偉大的愛裏面發出無極的忿怒呢。

同月他還兩個星期，我的病好了；臨出院時，他
給我一卷稿子，向我說：“這是我最近的一段雜記，
亦即是我最後的雜記——我的病是不會好了的，我
頗不理會。你是常常作點文章的，所以我請你把這
些稿子整理一下，修改一下，找一個發表的地方，以
便給我臨有的幾個朋友看。”

出院後第三天，我才看他的稿子，那是在不同的
時期寫在各色各樣的紙上的潦草東西；我細細地讀
了一遍，在裏面發現他的深而強的憎與怒。以下是他
的原文，我只改了幾個顯然的別字，其餘都仍舊，並
且拿他題在卷頭的一句話“我離開十字街頭”作為
篇名。

接着我去看他，醫院裏告訴我他已被他的朋友們
接出院去了，在他十分沉重的病中——但是我從來
不曾知道他有什麼朋友在上海。我再無法知道他的
消息，只是，只是謹祝他底平安！

培 良

“我離開十字街頭，人的潮流在我後面奔走。”

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清清的早上。我提着我的棍從北京走了，同我走的有L.W.君。

我走的時候，沒有幾個人知道，前一夜L.W.在我那兒住宿。早上五點鐘，我們已經起來了，悄悄地走出我的公寓。我僅有的少數行李，幾本破書，通通棄掉，只帶了一床破被，同時刻不離手的我的棍。公寓裏大概尚欠二十來元錢，賣帳的也欠五六元；而我竟沒有告訴他們。我走以後，大概他們在罵我的。要是他們除掉罵以外再沒有旁的方法，也不妨使勁地罵一會，因為這尚表示着一點僅有的反抗呢。

爲什麼我要跑出北京？這個我自己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。總而言之：我已經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，在這裏面游離了四年之後，我已經刻骨地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。在這裏面，我只看見請安，打拱，要皇帝，恭維執政——卑怯的奴才！卑劣，怯懦，狡猾，以及敏捷的逃躲，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！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。

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；我需要嘔吐，於是提着我的棍走了。

早上五點鐘，我捲着被子，趁公寓伙計尚未起身時，同L.T.出了門，一直跑到N.G.那兒。他本來預備與我們同跑的，但因為臨時發生變故，——他的女人養一個孩子，中途一段X軍隊所駐紮的地段他過不去等等——不能不留下了。他同我們走出門前，說：“我送你們到L.鎮罷。”這聲音裏面，很帶一點淒涼的韻味了。本來他十年的軍隊生活，好幾次的血戰，一團軍隊戰到只剩十三個人，他不曾退縮過，而這一次，他竟不能與我們同走，這大概是他生平的第一次罷。“不必了。我們找着S.之後再給你來信，想法子讓你去。”他用他巨大的手默然握了我的手，又握了L.T.的手，默然轉回去了。我望着他粗壯而黑的身軀，以一種比平常緩慢的，仍然帶着行伍姿態的步伐走回去。一個鐵似的剛毅的軀體從我面前消失；影一般的，從黑夜中走到黎明，於是消滅在光裏面了。我們走着，街上的行人還很稀少，這使我很喜歡，因為我可少看到一些奴才的面孔。

我們出發的目的地是H.省。那雖然也是一個很古老的地方，是儒家同道士的奴隸文明的出產地；但因為那裏也是梁山伯的所在處，兵同士國的故鄉；我們想，從

那裏或可以發生一點強悍的野蠻的運動，或者可以表現一點自我底固執的發展。爲這種朦昧的希望，不，不如說是一種隱微的但是深刻的誘引，使我們從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裏面走了出去的。生的慾望，力的要求，野蠻的但是康健的行爲，原人似的生活，這便是我們出去的目的。晨光熹微中，我們走到城樓底下。這過去的紀念物以牠深黑的巨影向我們壓迫；而我們，僅只給了牠以輕蔑的一瞥，便走過去了。這時候，北京正陷在戰線的包圍中，奉軍的飛機按時來北京施行恫嚇，大炮以牠洗著的巨聲震動一切，北京的市民都仍然在沉睡中，並沒有驚恐，除掉恐怕一粒不意的炸彈從空中落下來把他的生命毀掉以外。他們是預備着承受一切壓迫的。奴隸們所需要的是一個主人，却並不問那個主人是誰；他們只要有可以咀嚼的草料，便馬上把所挨的鞭子忘記了。

然而我們到底受了一點軍閥們的賜與，京漢，京津，兩條路都斷塞了，我們的路線只好由P城轉Y地方，繞一個大灣子，從城門外。由牆背上運到L鎮，再預備沿鐵路一程程走，去碰南下的火車。

到L鎮，稍微休息了一下，又起程到M縣。當我們走過大河橋時，一隊灰色人來檢查我們。他們一共六個，圍在橋口上，用一種僵直的口吻向我們問：

“那兒來?”

“北京。”

“那兒去?”

“回城。”

“你們是幹嗎的?”

“我們是學生。”

L.T.在我的前面，他們叫他解開衣服驗看。這時候，我感到很大的侮辱。我緊捏着我的棍，但這僅只是一根棍，並不是槍，我不能反抗他們。檢查過L.T.之後，旁邊忽然一個灰衣人說：“不用看了，讓他們去罷。”於是我幸而不用解我的衣服了。但是剛上了驢，後面又一個僵直的聲音叫着：

“下來!”

我跳下來，我的衣服在鞍上掛了一下，撕破了，我惟一的一件衣服，傷了；這損失，我很不會忘記的！他們又檢查了一次我們的一個小提箱，這才讓我們通過。

我們經過了一塊河沙的淤積地，驢子的蹄打起重的沙塵來，正午的陽光也很有些灼熱了，雖然春天還未曾終了。

“鐵甲車呢。”趕腳的指給我們看。在我們的右前方，一帶小的沙邱後面，有一列深灰色的東西，我只看見一

列深灰色的東西，像一個憤怒的人瞪視着的眼睛，像一個毒狠的心！“前幾天還有更大的呢，現在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。”趕腳的又說。這時候又有兩輛長途汽車從我們旁邊馳過，趕腳的告訴我們說：“這是外國人的，繞着道子到T.S.去的，外國人的，誰也不敢動，就是軍隊也不敢動他們呢，弄壞了他們一件，要賠十件的。”我默然沒有作聲，隨着滯重的騾子腳步，我的心也滯重了。

到四縣，恰好趕上了一趟火車，我們便附在上面走了。但是，這所謂列車者，僅只是一個不很康健的機車，拖着二十來輛破碎的箱車，沒有頂蓬的，車底是滿積着草屑同灰土垃圾。我們付了三等車的票價，只得這種髒到不能坐下並且要受太陽曝曬的，顛振得很厲害的貨車，然而我們滿意了，因為我們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走。

我們所上去的是一輛盛煤的矮車，乘客並不很擁擠。我同L.W.拿一塊氈子鋪在車箱的一角，坐下了，旁邊坐的兩位灰色的朋友，前面是一個病者——其實當初我並不知道他是病者——對面一個中年婦人，帶着一個胖胖的孩子，車停的時候老是哭着，其餘還有十多個鄉下人。

車在所宣布的時期以後一刻鐘開了，大約在下午一點鐘，我們很歡喜，然而在途中車都走得很慢，並且隨

意停頓，並且停得很久。

我前面的那位朋友，不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的服飾，完全是普通北方無產階級的樣子，照例是污穢而不整齊的。天氣已經熱了，而他仍穿着冬天的衣服，也如普通的北方無產階級一樣，任牠們披散着。他的臉子像河南型，在上面你可以讀出遲鈍和誠實來。他的眼睛很大，散漫着異常的弱光；眼膜上露着血管，旁邊堆集着分泌物。從這裏你可以知道他不僅是個眼病者，精神上也有很重的傷痕。他一到車上，喃喃地自語着，把車票放在帽子裏，便蜷伏着睡了。風從前面吹來，打在車箱上，又反射回去，帶着塵土同煤屑，都吹在他身上，把他的身體幾乎全遮蓋了。

因為受了車箱的振動同太陽直射，我也有點倦，但是睡不着，因車忽然停了。大概是受了這車忽然停頓的刺激，那位病的朋友——怨我這樣稱呼——醒了。他坐起來，顯然是感到不舒服，怒了，雖然完全不能明瞭他怒的原因。“他媽的，哼，我從先有錢的時候——”底下的話，我不能聽清楚。隔了一會，他又喃喃地罵：“哼，這個樣子！我從先的時候，敢‘他媽的’！”不久以後他又睡着了。以後他還不時醒來，喃喃地罵一會，又睡着了。

呵，看到這樣的病人，我的心是怎樣沉着不歡呵！他

的病，顯然是社會給他的創傷，顯然是被壓迫的結果。他已經走到人生的道路上去，而惡的勢力把他打倒，使他依然一無所有。他受了虐待，受了逼迫，而沒有報復的方法，所以他儘是罵，儘是罵。而他的罵，並不是對於某一個人，是對於社會的咒語。好像要把他從先所受的，一一從罵裏面發洩了似的。然而他只是怎樣一個弱者呵！除極端，他已經沒有別的武器了；而我却不復需要罵，因為“魯夫所指無病而死”的社會是只會在淺薄的樂觀者的理想中才有的哭。

夜色來了，到C城大概才走了一半。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，病的朋友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了。雖然他所有的只是弱者的反抗罷，然而終久是反抗呢。這罵聲，已經是我出北京第一次聽到的了。他從什麼地方來的，到什麼地方去了，我完全不知道，而我的心中始終印着一個被一切壓迫而向一切反抗——雖然只是弱者的反抗——的一個不知名的人的印象。我覺得他將永遠是我的朋友。現在，我祝福他的病好了，我祝福他向一切呢罵的怨語將變成綏惠略夫的手槍！

火車在黑暗中飛馳着前進，我立着，猛烈的風向我吹拂。

一切都沉靜了：天空沒有一顆星，地面沒有一點火光，人們沒有一些子聲音：他們都沉睡著，沉睡到死裏面去了。我獨立著，猛烈的風向我吹拂。

呵，我讚美這飛馳的火車，我讚美這猛烈的風，他們是強者，是力，是堅強的意志的象徵。

在一切都黑暗，一切都靜默的當中，以一種狂風暴發的力量，作出大的聲音，迅疾的行動，暴烈的摧殘，不斷一切的攻擊來，這樣，才表現出人生的真的意義來罷。對於深夜的酣眠者，一切教訓同勸導是毫無用處的。因為，無論你的道理怎樣高深，你的言詞怎樣巧妙，不先想法子灌進他耳朵裏去是不行的，不先叫他醒來是不行的。我們的心，不是常以強暴的力跳動著的麼？我們的血，不是常以迅速的行動奔流著的麼？為什麼我們的行為，就要搖搖擺擺地，斯斯文文地，裝起儼乎其然的樣子呢？

——我獨立著，猛烈的風向我吹拂。

現在我們的國家，不，應該說我們的民族，不已經像一個垂死的老人麼？從這垂死的病榻上，不僅只能聽到若斷若續的低低呻吟麼？而所謂革命運動社會運動者，不僅只是傳單，宣言，通電之類便以為了不得麼？去年被洋大人的槍打死了許多人，開追悼會。今年被中國大人的槍打死了更多的人，開追悼會，而且連追悼會都不

敢痛快的開叫！這樣的民族，是只有讓死滅盡了的，是只有讓丟在時代的老遠後頭的。再不然，便只有把他們赤裸裸的皮割開來，讓他們看一看自己鮮紅的血，讓他們看一看跳動的心，並且嘗着深澈的痛楚。在嘗着了深澈的痛楚之後，他們閉着的眼也許睜開，聾了的耳也許復聰，被油蒙了的心也許重新活動呢。而這是需要力，需要強暴的力，給他們以毫不顧惜的打擊呢。這種打擊，不要像母親打她的孩子，手雖舉得高，但落下來却是輕的，應該醫生似的，一直割到病根的最深處，仇人似的，一直打在致命的地方。

——我獨立着，猛烈的風向我吹拂，火車在黑暗中飛馳着前進。——

火車走了十五小時，比平常三倍的時間，在上午四時，終於到了C城。

所有的棧房通被兵佔滿了，我們經過許多次詢問，天快明的時候，才找到一處偏僻的地方。而所有的兵，從M縣以來，他們臂上都刻着他們主人的印記：有T字的是T總司令的軍隊，G字是G師長的，V字是V軍長的。在這一點，我不能不佩服軍閥們的進步了。

去年我到河南，又從河南回到湖南，沿途我看見許

多許多的新兵，聽說是在張招的，後來我又在湖南看見許多北方軍隊，是趙恆惕及唐生智的部下。聽聞的軍閥，已經學會了“諸侯自設其地爲散地”的教訓就其以靈巧地運用了。他們因爲不能到旁的地方作戰，便用了旁的地方的人到本地方來作戰；而這中間最聰明的一個，便是用自設兵兵的張宗昌啊。現在，他們又學會了“家戶戶親鄰”的辦法，把所有的軍士通變成自己的奴隸了，軍閥是這樣進步得飛快，但是人民呢？

在C城住了一天，澄灤的細雨只是下着，我只出去跑了一趟。對於C城，我沒有什麼要說的，像這樣一個沉滯在十八世紀的古老的城，我有什麼話可以說的呢？

晚上寫了一封信給W君，

W，

現在我已經在C城，明天我便要由小的帆船，把我裝到Y地方去。據說要走三天或者四天呢，呵！

我出京的時候沒有告訴你，或者使你不很高興罷？但是，除掉與這次旅行有關的兩三位以外，我什麼人都沒有告訴呢。我的出發是這樣匆促，又這樣熱烈，來不及告訴什麼人了。

北京引起我深刻的憎惡，尤其是那些學生，尤

我是那些號稱急進的革命的分子！

你是知道的，我對於所謂國民大會者，是向來不參加的；對於那些請願團口號同傳單，是向來只加以輕蔑的一瞥的。“弱者的表現呵，無聊的舉動呵，”這是我向來的批評，然而他們竟會作出比國民大會，首領革命——顧東兩更無聊更衰弱更卑鄙的行爲呵！

三月十八上午，我跑到學校裏上課去了，在學校門口看見學生們列隊出來。他們告訴我說參加國民大會去請願遊行，我也發得不上課，順便去看醫院裏的，看去了。

下午四五點鐘，我才聽見那可恥的消息，

晚上我不是到了所謂各界聯合會——名字記不大清楚了，不知錯否——那會場裏去了麼？這樣的會，我是向例也不去的。不過我想，經過了這樣一次屠殺之後，人類的血也許會騰沸起來罷？人類的心也許會跳躍起來罷？人類的胆也許會變成勇敢的罷！抱着這樣的希望，我便跑到了那會場裏。然而失望啊，無限的失望啊！自從那一次以後，我便深深地憎惡北京了。

聰明的主席只輕輕地用一句“凡是近於理想

的辦不到的提議都暫不付表決”的話便把激烈點的提議都壓消了。其實可憐呵，所謂激烈點的提議僅只有一個人主張設法擾亂北京的秩序，趕段祺瑞滾蛋而已。這已經是很溫和的辦法，而聰明的主席已經大驚失色，若大禍之將至地趕緊設法消弭了。所有尖頭人樣的市民，學生，急進者，革命黨都從容溫文地討論着瑣屑的條文，爭辯着細小的字句，而結果議決了傳單，宣言，通電等項，而已經費了四點鐘的討論了。這時候，執政府門前的血還流着，死者的體溫還沒冷卻呢！我憤怒，但是我的嘴却不讓我說話。從那時候起，我便深刻地憎惡北京了。

三月十八大屠殺的影響是怎樣呢？女人們流幾滴眼淚——這個我並不否認——男人們留着聰明的微笑，而且躲避了，因為段祺瑞有拿捕共產黨的消息。有人向一個革命黨的重要分子提出暗殺的計畫，並且有了具體的辦法，只要他想法子供給一點接濟品。那個革命黨的重要分子微笑着說：“現在用不着呢。我們的黨是有了根據地的，很可以慢慢來，用不着這樣的辦法呢。要是完全失敗的時候也許可以用，慢慢來罷。”於是那個人也露着微笑走了。從那時候起，我便深刻地憎惡北京了。

有一個激烈分子，因為怕被捕，連國民新報都不敢看了。又一個畢業以後可以有飯碗的大學，忘掉死的同學的時候，校長竟出來大訓話，說學生們應該安心讀書，不問政治，而那天死傷的同學是受有政治的野心底人所利用的。從那時候起，我就深刻地憎惡北京了。

兩月以前，我們便聽S君在H省的N縣一帶，夾着戰爭，H省內部紛亂的時機，在那裏組織軍營，聽說人數很多，地方也不很小。不過因為交通梗塞，詳細的情形不知道。但是，他有兵，有槍，可以打，可以殺，這是顯然的事實。而現在所最需要的，便是槍同殺。所以我挾着我的憎惡出去了，我將把我的憎惡充分地發現出來！

所以我走了，而我底走也沒有告訴人們。你或者會驚訝，會覺得奇怪呢。然而這也沒有什麼。當感到腫脹似的不舒服時，誰都願意痛痛快快地割一刀的。這問題是：不在乎感到了之後願意割與否，而在乎自己感得到與感不到。病是誰都有的，不過有的人不自知。你要是能够把他抓來，強迫地給他割一刀，這效果一定很大的。這種強迫手術的施行，我認在現今是最必需的。而這施行並不必要什麼熟話